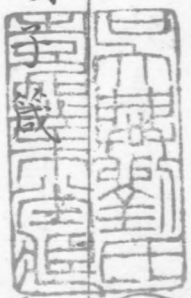




二知軒文鈔卷二十七

王石臞先生傳

定遠方濬頤



高郵王氏以經學世其家其最著者為石臞先生近從董戶部對廷得先生行狀為之傳曰先生諱念孫字懷祖號石臞先世居蘇州明初遷高郵高祖開運高郵州學生員治尚書有聲曾祖式耜副榜貢生博通五經性方正貧而好行其德不樂仕進以所學授弟子卒老於家祖曾祿選拔貢生湛深理學從游者甚衆父安國雍正二年會元殿試第一甲第二名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官至吏部尚書賜謚文肅崇祀鄉賢祠

國史有傳文肅元配車太夫人繼配徐太夫人皆生子而殤再繼配徐太夫人乃生先生先是贈尚書公年逾七十望孫甚切豫為之名曰念孫謂文肅曰生孫則以是名之及贈尚書公歿而先生始於乾隆九年三月十三日生文肅悲喜交集曰天佑吾父而予之孫其將紹吾父之業乎遂如遺命以名之先生甫三齡即失所恃時文肅在籍服闋拜禮部尚書之命携先生入都先生聰敏異常兒在襁褓中已識二十餘字人皆謂有夙慧四歲讀尚書矢口成誦文肅口授之讀無慮百數十行俄頃便已爛熟都下有神童之目迨七歲文肅被獄於陪都慮京邸無人調護乃携之東行與文肅偕出使之某公夜作奏稿援

據經傳恐有錯誤則詢之先生先生時方睡熟應聲誦之無一字謬乃相與驚歎以為異才八歲能屬文學為制義操觚即作全篇十歲而十三經誦畢旁及史鑑流觀往事感慨激昂嘗擬作秦檜傳斷制森嚴章法完密文肅覽而嘉之由是期望益厚勗之以忠信示之以勿欺故先生之持躬正直得於庭訓者甚蚤休甯戴東原當代碩儒精於三禮六書九數聲音訓詁之學文肅延之授經而先生稽古之學實基於此十四歲而文肅公薨先生哀毀骨立扶柩旋里受業於翰林侍講夏嘯門先生篤志為學少年而有老成之風為文根柢深厚理法精熟雖老師宿儒弗能過也服闋應童試州試第二府院試皆第一學使劉

文清公歎賞先生文以為軼羣之彥過揚州見盧雅雨都轉詢
家世則大喜曰文肅公有子矣歲在乙酉年二十二恭逢 高
宗純皇帝巡幸江南先生以大臣之子迎 鑾獻頌冊蒙 恩
賜舉人居鄉則與李惇賈田晨夕過從又與江都汪中寶應劉
台拱興化任大椿歙程瑤田書札往還以樸學相勵詩宗漢魏
六朝摹擬逼真經訓則發明叔重究其間奧大興翁覃溪先生
贈楹帖云識過鉉錯兩徐而上學居後先二鄭之間蓋道其實
也歲在乙未年三十三成進士改庶吉士大興朱笥河學士品
隆望重凡新科後進投刺者皆不答拜獨於先生往謁躬自答
之曰是當代通儒正士不可以後進視之也既而乞假旋里以

著述為事謝絕人事獨居湖濱精舍窮搜博采者四載年三十

七八都次年散館

欽命賦題為日處君而盈度賦同考者多

不知所出先生依衛恒四體書勢本指為之且以告於同考者

同考者歸檢晉書乃信咸以是服先生之多聞且直諒也先生

考列一等五名以部屬用簽掣工部治事於都水司則河工估

銷總匯之所也先生素精熟於水經注禹貢雖指河防一覽諸

書至是益講明治水之道為導河議上下篇上篇導河北流下

篇建倉通運漳浦蔡文恭見而避之時奉 旨纂河源紀畧先

生為纂修官議者或誤指河源所出之山先生力辯其謬議乃

定紀畧中辨為一門先生所撰也南河有攔黃壩工題銷本因

原估浮多加入贖隘重修以符原估銀數先生主稿議駁白長
官入奏命工部尚書福康安往勘先生隨往遂刪減如例其
遇事明辨類如是性嚴正不受請託書吏偶有弊混必燭察之
杜絕之弊實以空而於部中美差如琉璃窰寶源局之類絕不
干求長官保送則力辭少司空德曉峯先生最重先生節操經
濟以方閩大司空循琦謂有過之無不及也年四十一補虞衡
司主事明年擢營繕司員外郎保送御史奉旨記名又明年
擢製造庫郎中又明年從德少司空勘浙江海塘工年四十五
補陝西道監察御史明年轉掌山西道監察御史尋轉掌京畿
道監察御史京畿道事煩任重京察之年無不列一等者先生

獨力辭不與年四十九歷俸已滿四年例當保送知府先生呈
稱不勝外任願供京職恬退有古人風明年擢吏科給事中又
四年轉吏科掌印給事中其間巡視東城南城中城者一年管
理街道者一年皆秉公持正酌理準情克稱厥職每遇秋審必
詳閱招冊至再至三四川有囚已議緩決矣察其犯事之年尚
在幼稚乃以可矜簽商而部議從之嘉慶四年正月高宗純
皇帝升遐先生隨班齊集深感累世蒙恩朝夕哀慟退而密
草奏疏劾大學公和坤贖貨攬權仁宗睿皇帝覽奏稱善奉
旨明罰勅法政府肅清天下翕然稱之比之朝陽鳴鳳云是
年三月巡視淮安漕務九月又巡視濟甯漕務於巡漕陋規盡

行裁汰道路所經凡吏治優劣民間疾苦無不悉心陳奏仰荷
聽納次第施行十二月擢直隸永定河道備料稽工核實經
理浮冒之弊以除河兵餉銀則躬蒞堂皇驗而授之刻扣之風
亦絕防汛到工極蚤巡察極勤是歲水至一丈五尺晝夜防護
得報安瀾又明年五月以後淫雨月晝夜不休水長至二丈
有餘越隄而過南北岸同時漫溢奉 旨革職逮問尋以雨水
過多河流異漲不但人力難施亦非意想所到王念孫等照尋
常年分祇注意西岸土工未能慮及衝決東岸石工尚非有心
玩誤奉 旨加息發往永定河工次交熊枚分派工段令其自
備資斧上緊堵築挑淤認真出力辦理不但免其前罪工竣尚

可酌量加息又明年三月督辦河間高家口漫工五月以永定
河大工告竣 賞給六品頂戴仍留工次隨同防汛九月奉
旨暫署永定河道又明年四月 賞給主事銜留於直隸令其
周歷通省遇有關涉水利事宜悉心紀載俟一二年後交直隸
總督彙奏辦理先生遂上顏制軍書臚舉畿輔水利章程其畧
曰直隸大河有五曰南運曰北運曰永定曰大清曰濤沱大清
河下游曰淀濤沱河下游日子牙永定大清子牙三河必先合
南北兩運而後入海當伏秋之交五河泛漲畢注三分一口而
海潮抵牾洄漩不下上游隄岸田廬盡受其害欲治直隸之水
必先治南北兩運之減河減河治則入海之路分而海河之受

水較少受水較少則易於消納而永定大清子牙三河乃得暢然入海河而東注此治水之所以必先下游也北運兩減河南運兩減河及南運在山東境內兩減河皆不無淤塞宜大加疏濬使暢流入海北六減河既已疏濬則南北兩運河不專恃海河為出路入海之口自寬南北兩運既治則次及子牙當急為修補格汶隄殘缺卑薄之處自當城以下築令堅實不設涵洞以復其舊再將子牙故道挑挖深通仍由紅橋入運則來溜盡行沙不旁散自無壅塞之患其子牙之在大城境者向分正支二河嗣大溜全歸支河正河遂淤今當疏濬正河使之分流以殺盛漲其在獻縣者當疏濬完固口一帶建減水石壩二使分

入減水河以殺盛漲則子牙下游暢行上游分泄或疏或築自無潰決之虞子牙既治則次及大清大清以東西兩浚為停蓄宣泄之地當開通趙北口橋下各河導西浚諸水由毛兒灣入玉帶河又開通雄縣之窪河以分白溝入浚之勢又開通盧僧河以分白溝上游之勢此西浚諸水之當治者也東浚中亭河宜疏濬寬深俾與玉帶分流以緩盛漲又玉帶自苑家口以東分南北中三股為東浚之腹尤需挑濬寬深使周通貫注以資暢達其自楊芳港至三河頭均應一律開通以暢尾閘此東浚諸水之當治者也兩浚南岸千里長堤處處殘缺應一律加高培厚以資捍禦如此則大清一河首尾全治矣至永定一河挾

山西直隸衆山之水建瓴而下一過盧溝地勢漸平水流漸緩沙亦漸停及至下游沙無出路日漸淤塞惟有將兩岸隄工增卑培薄或添建埽工再於上游高處添減水壩以分盛漲亦為補偏救弊之方格淀隄既已修復則子牙大清兩不相混而永定大清二河尾閘皆得暢泄抑亦不無小補是格淀一隄實三河之關鍵也總之南北運之減河既經疏導則入海之路寬格淀隄既復則清濁判然而子牙大清永定三河咸得暢流而入運五河既治全省河道已得大綱其餘衆河應由各道府廳州縣逐一查明分別奏辦雖一勞難言永逸而除害即以興利實於河道民生大有裨益云、六月制軍據以入告 命俟秋汛

後帶同熟諳河工之員詳悉履勘奏聞先生由是周行畿輔相度機宜九月河南衡家樓河水漫溢 上以運道阻滯為憂

命隨尚書費瀆前赴山東臨清一帶查勘十月又 命同費瀆鐵保籌辦回空糧船並着馳赴臺莊一帶幫同吉綸辦理嗣復

命吉綸回淮安任所料理糟務專 命王念孫履勘楊家莊臺莊運河嗣查得迤南運河除應挑之汶上等汛及滕汛之十字河仍照例興挑外其鉅嘉汛河道停淤處所及挺出淤嘴必須大加挑挖又微山湖之上淤沛汛河彭口閘以下及峰汛入閘河道均應比往年再挑深通又滕汛東岸修永閘泉河一道須展挑寬濶以引泉流奏入 報可十二月以主事銜署理山

東運河道明年三月奉 旨給予四品頂戴實授山東運河道
運河冬挑易於舞弊前者收工以銅尺量之一遇泥淖無不深
入驗得一尺實纜數寸先生改造梅花樁以木篾橫列淺深立
辨屬吏莫能掩飾河員積習每於歲修之外動稱某處工程損
壞請帑興修以為自便之地名曰另案工程先生嚴禁冒濫非
實有損壞不得報修計在任六年節省帑項至數十萬又三年
以微山湖蓄水無多因上游牛頭河淤塞所致力白河帥奏挑
牛頭河復以微山湖紳民占種湖灘阻撓挑河之舉奏請禁止
疏入如所議行又以臨清閘兩岸勢卑水易旁泄請加高兩岸
以為蓄汶之地每遇衛河盛漲即閉閘蓄水使汶高於衛然後
開放刷沙以除捫口之患至今賴之濟甯州牧某加等索取陋
規民幾罷市先生出示安撫揭報上游褫某牧職民困以蘇又
二年巡視東漕趙御史佩湘彈前任巡漕貪縱狀奉 旨傳問
以為實據先是巡漕某恐喝取財官吏多應其求先生堅飭所
屬拒之後饋送者皆獲咎而運河道屬官獨免人以此服先生
之有先見六月偕趙侍御按治平原民控告縣令監斃無辜獄
傳集兩造研訊悉得其情案未結調補直隸永定河道涉上商
民出郊遠餞焚香酌酒數十里中肩相錯踵相接也十一月以
運河道任內卓異引 見越二日 召對垂詢河務情形甚悉
甫旋署會東河總督奏請啟放蘇家山閘引黃入湖以利漕運

而山東巡撫則奏請挑濬棗林閘以南濱湖運河。上以念孫
曾任運河道情形熟悉乃召入都決其是非先生謹對曰東
省運河全賴湖水儲蓄充盈近年湖水短絀前曾請挑挖牛頭
河而牛頭河上游即趙王河乾隆五十二年興挑之後微山湖
水即長至一丈二尺有餘前亦曾請河撫兩院估挑因工長費
重中止若為運河久遠計總以挑趙王河為正辦但必認真挑
挖深通方為有濟今微山湖水祇餘六尺八寸來年重運實不
勇挹注而趙王河工段綿長一時不能挑成欲為暫時權宜之
計舍開放蘇家山閘別無辦法引黃入湖不能不稍有淤墊原
非良策但行之暫時尚無大害緣蘇家山閘口僅寬四丈又係

石底開放易有節制且黃水出閘後先向東流入水線河築壩
攔向北流再西北乃毛村河入微山湖冬令水行不能甚暢且
沿河紆折至入湖時挾沙不多湖底亦不至大淤一俟湖水勇
用即將蘇家山閘口堵閉此策尚可權宜辦理至挑深運河一
節微山湖界址雖在東省其所蓄之水東省惟八閘百餘里內
資其灌注江境則邳宿一帶全賴此水下注年來邳宿運河淺
阻若將山東運河挑深邳宿以下全行高仰於東省運道無甚
裨益而江境必致淺阻益甚况湖水來源短絀即將運河挑深
水勢亦不能增長云云。樞臣以之入告奉 上諭王念孫所言
皆是遂依河臣權宜辦理並挑濬趙王河為久遠計而寢撫臣

之議明年永定河水異漲復至二丈有餘人力難施南北岸同
時漫溢先生立即具疏自請治罪尋奉 旨以六品休致時先
生年已六十有七矣先生長公子引之方自河南學政差旋乃
迎養先生於京邸謂長公子曰桑榆暮景得以優游宴息皆
朝廷之賜也自顧生平讀書最樂乃以著述自娛取所校淮南
子內篇重加校正博考諸書以訂舛訛由是校戰國策史記管
子晏子春秋荀子逸周書及舊所校漢書墨子拊以漢隸拾遺
凡十種八十二卷名曰讀書雜誌先生年七十二長公子以大
理寺卿視學山左迎養先生於學署濟南山水先生頷而樂之
暇則討論經籍以怡悅性情越二年長公子差旋先生同至京

邸修學著書忘食忘憂如故也嘉慶二十五年七月 仁宗睿

皇帝升遐先生於寓所成服哀號不已後每憶 知遇之恩輒

嗚咽流涕道光五年先生年八十二是年鄉試距先生蒙 恩

賜舉人之年已周甲矣例當重與鹿鳴宴八月順天府奏聞

賞給四品職銜先生賦紀 恩詩六章越二年長公子充 武

英殿總裁奉 旨重刊康熙字典撰字典考證十二冊進呈

御覽皆仰承先生指示十一年夏猶自撰墨子雜誌序且手書

之冬讀書雜誌付梓甫畢先生猶手書逸周書以下卷帙先後

命依此為次遂成絕筆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先生薨於京邸

享年八十有九以長公子引之官禮部尚書 晉封光祿大夫

配吳氏 晉封一品夫人子二次敬之 貽封承德郎孫七人
壽昌彥和壽同皆仕於 朝壽山壽祺葆和曾孫八人先生性
方正又最寬恕表裏如一不作世故周旋人有一善可錄一長
可取者稱道不置朋友知識有所患苦輒憂不能釋竭力周卹
之尤篤於一本之誼分田宅與從弟承祖且贍以穀承祖夫婦
相繼歿養其遺孤於家為之婚嫁凡在五服以內貧者皆有所
資助生平於學問之交終始不渝久而彌篤同志之士以著述
就正者皆直言無隱其遺書或有疵類必為去之自壯年好古
精審於聲音文字訓詁之學手編詩三百篇九經楚辭之韻剖
晰精微分頤亭林古韻十部為二十一部而於支脂之三部之

分辨之尤力以為界限莫嚴於此海內唯段茂堂與先生暗合
其他皆見不及此而分至祭盍緝四部則又段氏之所未及嘗
宗說文之字而黜俗體為六書正俗一書既而識解益起自謂
所見猶淺乃棄其稿及官御史時治事之餘必註釋廣雅日以
三字為率寒暑罔間十年而成書凡二十二卷名曰廣雅疏證
學者比諸酈氏之註水經注優於經云疏證校訂甚精援引甚
確斷制甚明更善以古音求古義而旁推交通闢先儒之間奧
作後學之津梁為自來訓詁家所未有段先生為之序復作方
言疏證補一卷精核過人晚年猶以精力衰續不能卒業為憾
至於講明經義多發前人所未發不取鑿空之談亦不為株守

之見惟其平允而已伯申尚書所刊經義述聞及經傳釋詞皆
秉過庭之訓以成書者也阮文達公深重先生訓詁之學以為
出惠定宇戴東原兩先生上遂以廣雅疏證經義述聞經傳釋
詞及史記漢書雜誌內旁通經訓者采入 皇清經解以廣其
傳先生又長於校讐三任河道簿書之暇手不釋卷迨就養京
邸年臻耄耋猶目覽手記孜孜不已嘗笑而言曰人生各有樂
分余獨著述以為常其篤信好學也如是先生識高學正遵守
經訓不為二氏所惑舉俗人之祈禱福祥通人之崇尚虛無皆
鄙棄而有所弗屑常服膺於唐傅奕韓愈崇儒闢佛以為有識
者定當如是又稱述湯文正之請毀五通神象先文肅之駁立

龍神廟大其事誦其詞以為此詩之求福不回論語之知者不
惑也故凡祀典所無者皆不謁其廟居官事上侃侃不阿直道
而行毫無迎合每請見公事外語不及私初見時上官或怪其
冷落後乃坦然相信上官某與先生志趣不合及某公被嚴譴
平日阿諛者皆白眼若不相識先生獨周卹其孳不以今昔異
致某公感甚且自悔其不知人也屬僚公事治者獎勵之少有
牽混則加以訓斥而禮節偶踈則弗與較薦舉與否皆視其涖
事之優劣人無敢干請者河工題銷到部往來準駁參半獨先
生申詳者悉與例符無可駁詰人以是服其清且慎也更歷彌
多志守彌峻嘗誦左傳足欲亡無日矣之語以自警故廉正之

操久而弗懈教二子以敦品讀書謹身節用為要尚書年十歲
時先生以朱子童蒙須知命手錄置案頭省覽暇則講解朱子
小學佐以呂新吾小兒語俾知寡過之方年過二十有五先生
又示以爾雅方言說文俾由此以通經訓至於古近體詩古文
時藝亦必使取法乎上一切苟簡之學弗令寓目官編修時先
生訓之曰文學之臣積學宜勤持躬宜慎當以汝大父為法庶
幾有所遵循其後四任典試先生又訓之以 國家掄才大典
當詳慎拔取真才至於三品以上不收規禮又當恪遵 諭旨
而行以端節操兩任學政先生又訓之以培養人材整飭士習
及闕防幕友家丁以稱職守歲在丁丑奉 命按福建李藩司

自縊獄先生又訓之以廉潔自持公平斷鞫毋稍瞻徇以負委
任至洊升卿貳擢任正卿先生又訓之曰汝大父立 朝忠清
亮直汝必秉公持正以繼前徽教次公子敬之曰古體詩當以
漢魏六朝為宗下逮有唐諸大家以正所趨近體則唐稱極盛
而中晚氣格漸弱已無足法有宋以後古近體皆可涉獵當知
其佳處得力於唐人而新其壁壘不可轉襲宋人之貌世徒嗤
明代七子規仿盛唐為優孟衣冠而不知去唐學宋又出七子
之下至古體用韻當依唐韻部分毋若填詞家信筆出入也馭
童僕寬嚴並用峻厲中寓體卹之意性喜儉約衣服飲食宮室
器用之屬祇取給用不求美麗先生官主事時服一嵌石帶版

其後貴顯數十年未嘗易之佗皆類此自乾隆庚子入都以至
就養京邸恒塊然獨居不畜妾媵酒食游戲無所徵遂澹然安
之弗厭岑寂也東河河帥某過先生署見其廳事樸陋寢室中
唯古書數卷乃歎服不已云嗣於道光十九年崇祀山東名宦
祠二十三年崇祀鄉賢祠

方濬頤曰伯申尚書謚文簡為徐辛庵師之師濬頤實再傳弟
子而誥嗣子蘭世丈與濬頤又有齊年之誼咸豐二年以漢黃
德道遭粵匪之變殉難武昌其子恩晉及書吏練勇家丁三十
二人同死之事聞奉 旨加一等賜卹 予謚忠介於本籍建
立忠孝專祠而忠介之女守貞不字光緒初元啗血書上下頌

臣中丞求建祠於揚州忠介秉先生之教捐軀報 國足為同
譜先而其子若女一孝一貞附之不朽予為先生作傳因連類
記之忠介父子 國史有傳佗曰湖上祠成尚思為之磨碣以
闡幽光也

高郵四孝子傳

同治四年旌於朝者高郵則有四孝子焉其居西北鄉之桂家莊為蔣河增生其弟潢廩生成績學敦品嘉慶間隣人不戒於火其時母匿在堂倉卒不及舉葬河潢令家屬悉遠避兄弟閉戶縲絰執喪杖繞匱號泣誓以身殉火及屋忽越而之西隣右數十家無免者獨蔣兄弟晏然茅檐未焦其門人汜水華生聞變載錢米一舟賙之笑不受固請乃以給隣之被火者人為一門兩孝子云其居北鄉之臨澤鎮為左松齡少孤貧以漁為業母目瞽先意承志甘旨必備令母忘其苦年三十喪偶不娶懼非淑女失母歡也母畏雷每夏日雲起必馳歸伴母、殤

後聞雷聲即奔踞墓側泣呼曰母勿懼兒在此數十年如一日
妹適葛或乏食割己產贈之松齡家雖貧清廉為時所重凡里
中振荒卹廢諸善舉皆出貲相屬又嘗置義學立義翁身肩竹
簞沿街巷檢拾字紙中年改業販草蓋以水族亦闕生命更欲
擴其錫類之仁也年七十卒遠近來弔者哀痛不忍去厥後居
臨澤鎮者又有郭咸宜事父孝養備至先喪母入棺時以舌舐
母面痛泣幾絕弗忍遠葬於所居屋前擇高阜棄產購其地營
寔窆以便祭埽父患疥咸宜誦觀音經千遍祈愈父疾不六七
日果瘳人以為孝思所感云父歿後哀毀骨立終身茹素不入
內室前高郵州牧長康以庸行可風額贈之光緒紀元御史陳

彝復聞於朝其居時堡鎮者為張學載鎮地故洿下學載父
墓淪於水大痛復遷其匱堂中奉如生嗣移葬高阜去家甚邇
每日辨色起詣墓所迎請作護持狀凡過橋梁門巷必呼以告
於堂上設座奉匱進爵侍立終日至夕持燈送出亦如迎請狀
至墓所留戀踰刻乃去晨夕如是歷數十年不懈可謂終身孺
慕者矣年八十餘卒

論曰四子之孝皆若至愚然而其愚不可及也晚近之世風俗
澆漓富貴而忘其親者雖士大夫猶不免焉乃孤寒貧賤之人
天性獨厚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能為人所難為一至於此
予聞諸董戶部亟書之以為天下風

僧芥航傳

傳者傳也韓退之為太學生何蕃立傳隨園仿之為程南耕立傳予亦仿之以傳僧芥航芥航不幸而居方外見擯於四民是奚足傳曰其愚可傳其孝可傳其未老退院可傳芥航姓蔡氏世居鹽城之伍佑場有官於朝者有讀書相繼入膠庠者且有親喪廬墓三年以孝著者其名曰許父允謙是生芥航未為僧時甫六歲允謙名之曰敬之大母柏氏年已耄好浮圖家言終日長齋禮佛教之方齧齏即哺、肖大母之嘑經也年十二歲直父病劇大母憂甚語敬之曰一家生計全賴汝父脫有不諱老幼靡依聞佛教有替代之說爾月舍身薙髮為僧求如來庇

廕爾父之病庶幾瘳乎意謂有子尚可抱孫也敬之應聲曰身由父生當為父死况舍身皈佛以愈父病兒誓為之止何父病果瘳允謙重違母命遂於旬日之後命敬之為僧於三元宮厥師宏法名敬之曰大須字以芥航不三稔允謙下世既而師亦圓寂芥航年十四同門弟小須才十齡芥航遂主菴事迎養大母於庵中母周氏則往依舅氏以居自是清修梵行堅持戒律忽：又十二稔自念奉大母命出家冀延父壽而此身孑然無兄無弟宗祧中斷罕奉蒸嘗不孝之辜滋大若返初服庵將誰主不亦違佛法負師恩乎暮鼓晨鐘之暇輒復歎歎於邑大母憐之莫知所云適有同族兄鉅聞其言慨然許以將來擇己子

為芥航後乃鉅齒居仲初生一子以嗣伯兄逮生次子應留為已後芥航亦不忍申前議也歲丙辰大母終天年芥航喪葬如禮小須年逾二十因以庵事付之己未打邑出遊挂錫於寶華山秋九月始至焦山辛酉遂主持定慧庵然以蔡氏宗祧未續心常戚、適得其鄉人孫廣文書則鉅已生三子鉅之弟銓亦有一子不覺破涕為笑願以作方丈僧不獲返鹽城延至辛未因小須圓寂甫得歸里議承祧事而鉅已下世芥航招集族人敬申前議僉曰善偕詣宗祠祭告祖禰以鉅之第三子為敬之嗣是子生於己未其月日時與大母棄養之月日時相同相距三年芥航告其族人曰此兒之來安知非吾大母於冥、中求

而得之故示徵以堅人之信也因名曰徵字信然而於是允謙
無子而有孫已夫芥航當日迫於大母之命不得已而為僧其
愚固不可及也為僧而能奉養大母以終其天年而又不忘其
親立族人之子以奉親之祀其孝更無異乎在家之子也雖居
方外而所行弗悖乎聖賢予故樂與之交且主持定慧庵躬際
兵燹之後竭力屏當增田四百畝緇徒來者日衆耆書善畫工
韻語一時名公鉅卿文人學士至山中罔不驩然契洽而彭雪
琴宮保則尤稱莫逆每巡防抵江介必旬留青豆房旬日為銷
夏計以故藏經有樓枕江有閣廢者興之闕者補之復募予歲
給官緡二百貫以助香燈之需予常戲之曰和尚出家而勞、

若此得毋墮落下乘耶輒笑而不奮光緒初元季秋復具牘請
益香燈費百緡旋以退院請予嘉其知止知足贈之以序芥航
一日過予愀然出一紙見眎予受而讀之則承祧事畧也嗟、
芥公年才四十有二童而入釋天性弗漓倦即抽身塵根永斷
用其愚以成其孝勇於退以精於進僧也而轉類乎儒若芥公
者可以傳已

陳氏貞婦傳

女不廟見不得為婦成禮而未昏是宜稱女以表其貞歟曰童養婦之稱見於官文書且矢志持夫服立嗣養姑則明為婦不得以女稱之予表其貞先為正名婦姓何氏名素娟山陰澄灣村人生有至性幼字同里清水關陳氏翁某官四川某邑典史以老病歸有田百餘畝一子幼筮室所出族人利其產幸其死陳知之無如何山陰惡俗孽子未昏者不得以為嗣陳病革婦之父先已下世乃乞哀於婦之母曰吾旦夕將死願及未死得見吾婦之來歸也且以塞耽者之口吾目瞑矣母不得已諾之當是時婦年十三壻才九齡涓吉于歸成禮後各就乳媪

以寢翌日翁卒婦哀號躄踊如成人越二年壻以孱弱病不起
彌留執婦手歎歎曰吾負汝吾負汝婦揮涕慰之曰妾生為陳
氏人死為陳氏鬼之死靡他九京會相見也壻卒而族人之覲
覲者議以子為之嗣告婦曰嗣必以長婦曰誠然願天下安有
子之年倍於父母者是烏乎可復難之曰汝既以夫為成人不
立嗣誰主喪葬曰吾主之而徐擇其可者嗣之族人嗒然無以
應皆去俗又以少而寡者佗日之能終與否以服斬衰卜之族
人謂婦齒稚雖歸而未嘗合鬻議不麻婦爭之力卒從之喪逾
百日族人乃大集宗鄙於婦家潛語婦之姑與其母曰守豈易
哉渠年少未知飲冰茹蘖其境至苦今特出於一時之激耳來

日方長與其悔於後盍若慮於先姑與母亦憐其稚而懼其弗
克終也意為之奪議將定矣婦微聞之忿且悲懷翦刀出口未
亡人從一而終曩與夫言之皦如天日而議及此吾其殉夫於
地下矣懷中出翦刀植之几拍以掌又交於背血噴溢族人大
駭咸竄如鼠婦顏色不變姑與母泣而撫之曰吾從汝自是族
人之覲覲乃絕婦擇族子之幼者為嗣事姑鬻子以孝以慈一
夕睡忽心痛而醒及曉有以母病告者皇遽下樓顛踣於地傷
額亟裹以帛歸省母病已殆婦於午夜焚香籲天割右臂和藥
以進母病立瘳越十二年母復病再割如前竟不愈又踰年姑
疾篤復割以進如母姑病瘳臂之創痕三合而難掩閨中有見

者詢之亟婦密以告戒之曰勿令吾姑知婦勤儉針黹所入以
佐甘旨田所獲省穡而用之輒有贏母之卒也遺一子二女婦
招至其家為營昏嫁戚鄰有稱貸者不少恠惜從弟善潔貧不
能應省試婦助之貲遂登賢書所蓄立罄未嘗以為憂嗣子某
習法家言佐幕於鄂婦守節三十四年、四十八歲道先壬寅
年卒、之時姑猶在堂也

方濬頤曰楊太守靖以貞婦事畧介汪君元魯浼予作傳予受
而讀之為肅然起敬曰異哉以十三歲小女子而明大義剛斷
若斯不立長嗣不受族人之惑以死自誓為人之所難為而又
刲臂以愈姑與母之病既貞且孝俾子成立而獨不享大年疑

天之或有所靳非靳之也婦之名垂於天壤雖死猶生也嗚呼
烈已

王育泉先生家傳

一鄉一邑之間異口同聲群相推重曰某先生為有道之士盛德君子及之鄰郡稱之者如是再之一郡稱之者又如是重以遭逢喪亂橐筆從軍捍衛桑梓名聞閭閻飾終典渥後起有人如育泉先生者大江南北無不知先生僅以肥上善人目之豈足以盡先生之內美懿行也哉先大夫與先生為姻婭交最篤濬頭少壯時屢過肥上謁先生辱先生以國士相待期許倍至歎之冰翠堂先生念先大夫棄養家中落孤兒銜恤遠游嶺嶠為之淒然淚下感動座客嗣濬頭自嶺南歸又與先生數相見先生為之屏當稱貸視如子姝其時令子謙齋方攻制舉業先

生日濬頤謂之曰此汝益友汝當與之相親嗚呼忽三十年
言猶在耳先生墓木已拱濬頤一官匏繫欲歸不得猶幸吾謙
齋時來邗上藉慰離索光緒初元仲冬謙齋復至見濬頤方治
古文乞為先生作家傳予曰未讀先生之狀不敢率爾操觚也
今年春謙齋寓書於予以狀來謹為之傳曰先生姓王氏諱世
溥字濟周號育泉安徽合肥人世有隱德至四世祖絲與兩弟
綽網以文章吏治顯於時並崇祀名宦鄉賢絲生永閱有篤行
祀孝弟祠永閱生裒進士宰商河有政聲冰翠堂即公所築也
裒生元齡是為先生高祖庠生績學早逝高祖母陳氏奉孀姑
吳氏以居兩世苦節奉旨建雙節坊曾祖會龍舉人揀選知

縣入通志文苑傳父運盛貢生以先生貴贈奉直大夫母氏李
繼母氏孫皆贈宜人奉直公好施予樂善不倦割產讓弟所居
有隙地鄰某強售之償直而還其居周文忠公榜於門曰式是
家邦舉鄉飲賓入通志孝友傳生子二長世穀次即先生先生
生於嘉慶元年二月初八日性至孝幼時母病目醫弗效先生
禱於神咄目頓瘥遭母喪盡哀盡禮茹素三年伯兄中年下世
先生獨持門戶先意承志博堂上歡尋遭奉直公之喪先生哀
毀如喪母時者學工詩古文辭九赴省試四薦不售磊落好義
所交多知名士道先已酉築別墅於逍遙津上顏之曰小輞川
繪圖徵詩賓朋觴詠無虛日嘗傾財以濟人急而自奉儉約曰

吾非自苦乃惜福耳生平不喜言人過推誠接物一無所苟尤能忍人所不能忍至於臨事決疑則侃侃而談剖陳得失凡當道過肥上者必諏謀詢度傾蓋恐後邑中舊有廣益局育嬰局官吏視為故事先生力矯其弊務使實惠及人同事皆敬而憚之甲午先生同張浣花應試白門闈期已近張病革無子先生罷試為之治喪送櫬歸里湖南張大令彛尊罷官僦居於巢之東黃山大令殤寡媳趙氏嗣一子方襁褓張戚某故健訟利其產控於有司先生閱故人之後默陳其寃保全弱息千總李某家素封直有大盜之獄蠹役素仇李誣與盜通先生陰為昭雪之後李知先生之力具千金為壽弗納壬寅海上有事瀕江

州縣風鶴時驚廬州城垣崩圯邑令沈公祥煦商之先生因與闔郡紳民約醵資庀材先生董其役不費國帑不傷民力閱歲工竣以城工議叙州判加一級廬陽書院亦頽廢丙午栗公烜涖太守任先生力勸修葺躬任厥事更為籌給膏火獎掖寒畯擔簦負笈者始獲廣廈之安修復邑孝肅祠以為里閭矜式非侈游觀也先生念宗祠未建丁未卜地於祖宅之北市屋一區留建支祠凡族鄙之貧乏者所求無不立應己酉冬邑西鄙民王福崇於狐刻木為象施符水療疾父老以其惑眾鳴諸官有司欲請於上官捕之以兵先生曰無庸單騎而往毀木象械福至治如律株連者免先生之待人處事委曲求全類如此文

宗顯皇帝御極初元 詔舉孝廉方正闔邑紳士公薦先生辭
不就 有司敦趣至再乃勉應徵壬子夏五大府集八皖徵士而
遴選之 登上考名聞於 朝癸酉春吾皖軍興江淮驛騷文忠
起視師皖北峻厲嚴重人皆震懼先生久游文忠之門委蛇進
言全活者甚衆上策保衛鄉里又與同徵之桐城馬三俊廬江
吳廷香先後上書痛言吾皖利菽於團練使者侍郎呂文節公
極重之惜格於衆議弗能盡行冬十月舒桐不守巡撫江忠烈
公甫抵廬而賊薄城下城中惶惶先生條列守禦狀洞中機要
忠烈大悅爰密使先生搆間諜號召鄉兵嬰城固守者月餘艱
難備至援絕城陷忠烈死之先生問道抵姑步甲寅正月謁統

兵諸大帥涕泣請圖規復無應者先生感孤忠淪喪知己無人
避地居龍泉山自甘肥遁不復問人間事然憂國閔時未嘗不
中夜歔歔撫膺太息也乙卯遷居壽州會袁端敏公以蜚語罷
斥毫匪張落刑龔得勢正橫防剿豫皖駐師正陽關之侍衛多
慧公聞先生名造廬延訪委以團練之事義不可卻先生披榛
履棘齊衆志定規條馬足所之聞先生言罔不踴躍從事丙辰
春捻匪踞蒙擾下蔡壽州戒嚴烽烟咫尺無匹馬敢逾淮者先
生毅然以討賊為任出奇設計五月十五日親率糧鉏白楮之
徒進剿於懷遠耿家湖十九日再蹙之於鳳臺顧家橋擒斬偽
帥葛滄瀧端敏尋起用先五日下雒河張龔二酋謀竄壽先生

又連敗之賊餒西遁復蒙城脅從者紛紛反正當建議時士大夫皆笑先生之迂而先生堅忍不拔卒成其事雖功為人冒先生處之夷然弗與較也丁巳秋端敏與某帥會軍潁上併拒粵寇擒匪時淮北初起鄉團訛言未息二帥知為先生舊練能折服之遣使寓書虛左以待先生携謙齋同入幕於是渦河三捷平賊圩者七戊午夏擒匪擾六安沂沭東下鳳淮不守淮南北盡成盜藪某帥以先生老成望重奏辦沿淮團練先生招集流亡安撫反側曉以大義感以至誠昔之揭竿挾刃者皆知親上死長築堡砦助官軍三圍鳳陽賊鋒大挫迨招撫議行而團練氣沮秋七月粵寇又陷廬勢甚張某帥督師收撫李忠駐滁

州前兩廣總督徐公廣縉以四品卿起用幫辦懷遠剿匪事宜營馬頭城八月二十七日擒匪自懷遠傾巢出我軍潰賊乘閒越山徑暗襲定遠先生起團兵邀擊於劉府追至上洪大破之九月十九日馬頭大營退下蔡賊復熾南趨廬勾結粵寇先生諭各團搗巢截其歸路大小十餘戰賊不敢逞旁掠壽鳳竄歸懷遠事聞以知州用賞戴花翎吁先生之志願至此稍酬先生之心力至此益瘁矣己未春京堂王公廷蘭接辦懷遠軍事營殷澗直鳳臨撫局中變師老餉匱人心滋懼先生力為維持擘畫軍民稍安三月檄赴宿州與傅軍門振邦密商軍務一僕一馬身經賊巢復由靈璧五河趨泗州渡淮而南達盱眙來安

周歷數百里察看情形四月下旬返殷澗五月二十八日擒匪
犯定遠天雨如注黃觀察元吉營黃泥埠潰先生偕副都統薩
薩布帶練往援翌日解嚴詣池河請巡撫翁文勤公回軍定遠
繼聞盱眙失守某帥屯蔣壩飛檄先生使規取廬陽以牽賊先
生軫念鄉園不惜勞頓病瘡初愈觸暑南征七月二十日至大
瀧山廬六諸團練聞先生來僉驩騰景埶先生力疾從公將以
收拾人心遠聯舒六近助湘軍庶可紓國家之難中途疾發僅
仲子尚馨侍側易篲之夕告尚馨曰吾年逾六旬死無遺憾惟
逆賊未滅郡城未復吾目難瞑爾輩立身行事須心地光明毋
貽前人羞言訖而逝是為咸豐九年八月二十三日享年六十

有四大府疏請議卹奉

旨贈知府銜廕一子入監讀書先生

子五人尚辰尚馨宗培尚煊尚銓尚辰即謙齋先生抱幹濟才
學究經史兼通太乙壬遁諸書自師文忠講良知之學一以嚴
取與辨是非為先務雖伏處里閭恒思化人勵俗平時訓諸子
云與其使人畏不如使人媿嗚呼可以識先生之用心已

方濬頤曰予見先生時第知其果行育德隱惡揚善以為仁者
而不意躬罹兵革慷慨請纓顛沛流離老而益壯則又有仁者
之勇也謙齋語予曰猶記先君子剿賊鳳陽行莫耶山中危橋
丈餘據鞍幾墜遂患脇痛胸膈作阻卒至精神耗竭一病不起
言之痛心今先生下世已十八年矣謙齋秉先生之教率兩季

奉母承歡課子若妹讀書恂然非復曩時躍馬橫戈景象蓋由勇以返乎仁先生之遺澤孔長而門祚振興正未有艾予老矣猶及見之也

吳氏貞女傳

貞女者廬江吳徵君廷香之女今直隸正定鎮總兵長慶之女

弟而同邑盧佳復之未婚妻也徵君先以文行舉優貢生咸豐

初元詔舉孝廉方正復預其選直廬江為賊所陷倡議規復

乘賊方迨出奇購間謀率所募卒與其鄉之練丁於四年秋拔

而守之甫一月而賊奄至城空無援遂及於難事聞其子長

慶恩予世職從戎江淮間女甫十齡奉母張太恭人朝夕起

居克盡孝道十一年六月佳復病歿時太恭人歸里戚鄰咸來

問訊有以盧生死告太恭人者且請為女議姻適阿姊之幼女

在旁聞之洩於眾太恭人入女問母何為太恭人知不可秘曰

為汝擇姻女變色曰父在時字兒盧氏又焉用擇太恭人淚涔涔下徐曰從一之義固然第翁姑均逝予身又老爾兄治軍於外脫有緩急將誰恃女曰恃能死遂哽咽不出一語絕粒數日太恭人慰之曰兒志行若此母當為兒成之同治四年長慶為徵君建祠乞假還鄉太恭人泣曰妹盼爾歸久矣其送之盧門成渠志也可長慶唯、祠工既竣送女往盧家三日衰經祭墓一慟而絕太恭人乘輿疾馳抵墓撫女呼之移時方甦母知女性烈故不得不來也重違母意哭而言曰茲行唯辦一死今既無可如何乃盧家一未亡人耳觀者莫不咨嗟太息女請諸盧氏宗人為夫持服立嗣母留帀月携女返自是相依為命母非

女不安女非母不言太恭人以女不如葷別具爐竈親為洗滌女偶見之愀然曰以兒增母劬勞兒獲辜重矣請自今聽兒自為食居恒布服練裙聞貧而嫠者白於母俛助之終日靜默未嘗露齒然當太恭人室中端坐童孫稚女羅列滿前則稱說古今列女賢孝事媿、不倦九年春太恭人就養揚州十月棄養長慶方統淮軍駐五臺山哀毀欲絕一夕阿姊以飭粥來曰弟胡不食小妹殆矣曩者母寢疾藥物多由妹進我掖母起誤觸其臂作負痛狀戒我勿言蓋恐以割膚傷母心也今水漿不入口又數日其何以堪兄往勸之食不應堅勸之乃言乙丑不死者母意難違今母以天年終妹志決矣兄大慟曰母存妹存母

亡妹亡妹自為則善如兄嫂何眷屬皆哭始強起然而比母在
加瘠矣迨十二年二月母服除女歸夫家夏初病作醫來不就
診兄書至亦不顧以六月朔日病歿年二十有九將逝語阿姊
曰十餘年茹藥含冰今病且死初志遂矣惟髻心麻縷入棺時
姊幸為易之大府聞於朝下部旌表如例
方濬頤曰予與小軒軍門交有年既得讀毅甫所作徵君墓誌
以一書生捍衛桑梓捐軀報國而小軒復能請纓投筆移孝作
忠是皆有大過乎人者庸詎知閨門以內秉徵君遺訓矢柏舟
之節如女弟者又卓、可傳於世也始則以母故求死不得繼
則欲從母死為兄所阻不得願卒以憂痛嬰疾死是則與蓋棺

時從死何異哉全貞盡孝獨為人所難能以遂其初志嗚呼誠
不愧為徵君之女也已

謝氏之世 行年六十有九 歸於 莊 年六十有九 歸於 莊 年六十有九 歸於 莊
 謝氏之世 行年六十有九 歸於 莊 年六十有九 歸於 莊 年六十有九 歸於 莊
 謝氏之世 行年六十有九 歸於 莊 年六十有九 歸於 莊 年六十有九 歸於 莊
 謝氏之世 行年六十有九 歸於 莊 年六十有九 歸於 莊 年六十有九 歸於 莊
 謝氏之世 行年六十有九 歸於 莊 年六十有九 歸於 莊 年六十有九 歸於 莊
 謝氏之世 行年六十有九 歸於 莊 年六十有九 歸於 莊 年六十有九 歸於 莊
 謝氏之世 行年六十有九 歸於 莊 年六十有九 歸於 莊 年六十有九 歸於 莊
 謝氏之世 行年六十有九 歸於 莊 年六十有九 歸於 莊 年六十有九 歸於 莊

守節孝李母陳夫人家傳

夫人姓陳氏武昌世族年十八歸鄭州李君錫墩甫一稔而夫

卒守節三十七年以夫之仲弟翰華官江南山旰同知加五級

馳封淑人又以叔弟常華官江南常鎮通海道 馳贈夫人

請旌於 朝李氏故中州伐閱夫人之祖翁諱國瑞官淮揚

河務兵備道重闡具慶一門四世雍、如也夫人遽喪所天飲

冰茹檠願深明大義不敢以悲戚之狀增堂上憂朝夕問安視

膳克盡婦道夫弟三人季曰寶儉均在齟齬其姑沈太夫人以

子女多不暇願復命邱嫂代撫之寒暖提撕既周且至分姑之

勞嗣先後授室則又躬率妯娌承歡罔懈翰華生長子肇恩嗣

為兄後常華生一女亦婢媵氏女之時三代考妣皆棄養翰華
官於南河迎媵氏至署家政悉聽裁決焉嗣常華生子肇文甫
一歲而喪其母襁褓無依則又賴世母鞠育之直東南軍事起
翰華從戎皖豫間常華官京師夫人挈媵口流離轉徙艱苦備
嘗因而遭疾迨同治丁卯始至京師亡何寶儉歿於江南其遺
孤肇鏞未及周晬莞、失怙夫人恒念之不釋戊辰冬病劇至
己巳二月十九日卒年五十有六夫人處事識大體御下有恩
族黨親戚無間言卒之日臧獲無少長咸哀痛不輟其感人可
知也

方濬頤曰人謂貞性苦節莫難於貧賤之家然則富貴之家殆
以為甚易耶天下庸德庸行常情往、忽之而烏知堅定之操
歷久不渝數十年如一日在士大夫尤不多見而況巾幗乎予
與夢蘭叔彥昆弟交最久每向予嘖、道媵氏之賢予既為叔
彥作墓誌而夢蘭又乞為夫人作傳嗚呼若夫人者洵不媿為
女宗也夫

公姓蕭氏諱浚蘭字儀卿號蕪泉先世居長沙洎宋時諱維嶽
 者官福建延平府通判始遷高安遂家焉自支祖大拔公至曾
 祖映春祖物華凡六世皆為諸生考元吉乾隆庚申舉人學行
 見重於鄉里世稱為謙谷先生官至河南陳州府知府有政績
 崇祀名宦三代以公貴皆贈通奉大夫妣皆贈夫人公以道光
 壬午年九月初十日生謙谷先生方宰祥符故小字祥官幼讀
 書穎悟過人先生春秋已高甫舉一子絕鍾愛之道先丁酉年
 十六欲歸應小試先生不許行強而後可是年補弟子員旋舉
 於鄉甲辰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職編修丙午典試湖南得

雲南布政使蕭公家傳

公姓蕭氏諱浚蘭字儀卿號蕪泉先世居長沙洎宋時諱維嶽
 者官福建延平府通判始遷高安遂家焉自支祖大拔公至曾
 祖映春祖物華凡六世皆為諸生考元吉乾隆庚申舉人學行
 見重於鄉里世稱為謙谷先生官至河南陳州府知府有政績
 崇祀名宦三代以公貴皆贈通奉大夫妣皆贈夫人公以道光
 壬午年九月初十日生謙谷先生方宰祥符故小字祥官幼讀
 書穎悟過人先生春秋已高甫舉一子絕鍾愛之道先丁酉年
 十六欲歸應小試先生不許行強而後可是年補弟子員旋舉
 於鄉甲辰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職編修丙午典試湖南得

人為盛尋奉命視學雲南一以端士習培人材為念丁未嫡母鄭太夫人棄養謙谷先生時守河南公聞赴哀號欲絕由滇星奔至洛踰年先生調守陳州亦卒於官公迭遭大故居憂數年喪葬盡禮服除遷江南道監察御史掌江南道御史尋署京畿道事轉工科給事中擢甘肅甘涼兵備道署甘肅按察使以功賞戴花翎調四川按察使擢雲南布政使直回匪搆亂道途梗塞同治癸亥以到任遲延部議鑄職穆宗稔其才命留營幫辦軍務丁卯以功賞四品頂戴並賞還花翎朝廷方嚮用公而公又丁生母吳太夫人憂已已扶櫬歸里經營寔宥事畢僑寓南昌於癸酉十月三十日卒年五十有二公配曹

夫人繼配錢夫人篁室王氏尚氏曹氏子二藝曹夫人出裕昆尚氏出女九人孫熙盛女孫一人葬於高安石腦橋西南山之陽公之官翰林也博聞強識少所誦習歷久不忘熟於國家掌故尤好獎掖後進公之居科道也屢上封章彈劾悉當豫章苦寇公則指陳軍事得失直言無隱巡視中城有驄馬御史之目公之轉外臺也治官書甚勤至累日夜廢寢食數決疑獄雪民之冤辦理番案其尤著者擅知人之明屬僚晉謁立談之頃即知其材否凡所委任事無不舉乃中道蹉跌羈滯戎幕者十年海內識公者皆惜公才之未盡也家本素封嗣中落謙谷先生以廉吏而好施予有田若干畝每歲所入以贍族人戒公絲毫

二知車草
勿取曰吾既有祿足以代耕矣厥後子弟之不肖者質田於人
公還鄉贖田仍以贍族人已則稱貸度日而戚鄰友朋之求助
者踵門而至食指浩繁減獲以數十計債負甚巨而座客常滿
軀幹短小眉宇精悍遇二三知己抵掌雄談傾吐肝馬終夕無
倦容肫摯坦率本乎性情而豪邁絕倫又有勃、不可遏之勢
脫令任天下大事自無不措之裕如也而願止於是焉天道尚
可知乎哉

方濬頤曰予與甲辰同年生交誼最篤蹤跡最密者雪帆侍郎
而外無過於公曩在京師同居魏染衙衙無一日不相見予有
緩急商之公無弗應者公善相人願阿私所好動以遠大相期

公先予外出備兵隴右尺一往還歲時不絕及予三至嶺南道
章江適公家居久離忽合語絮、不休迨予度嶺返揚州復為
公留數日勸公作出山計公曰身為債帥屏當北上故大不
易行將挈眷屬僑居竹西以累吾子俾得單車就道吾子其許
之乎予曰諾自是予作書輒趣之來忽、四稔癸酉夏得公書
期以九秋來此而孰公竟一病不起耶光緒初元孟冬其孤孀
以事往山右過揚州持公墓誌見眎乞予作家傳每一念公淒
然腸斷因而閣筆者久之先陰荏苒春盡夏來重違宿諾負我
良友侍郎墓誌既成乃為公詮次事蹟以著於篇願視作草之
筆猶公往日所贈不禁淚和墨墮云

書憶母病源記。奠則日號於墓。洎足痺不良於行。則時拄杖中庭。如出門上。匆步數拜。且哭。箸有續人譜類記律呂攷略綱。齋詩文集及隨筆。烏啼集。諸編藏於家。考傳坤寶應主簿。崇祀寶應名宦祠。事蹟詳府縣志。妣氏吳。三代皆贈如君官。吳太淑人。生君即嬰疾家。故貧無力。雇乳婦哺之。以饒。故體孱多病。太淑人嚴課督之。不以孩提而少寬假也。君負異稟於書。無所不讀。七歲賦紅梅有春日家、雨梅花處、雲之句。十二歲登禹王臺。作截句。人皆詫為奇絕。塾師某以妨誦讀。禁勿作。十五歲即以聖賢自勉。造次必依禮法。著自責篇。備忘錄。弱冠遊京師。鉅公先達有國士之目。受業於潘四農先生。所學益進。又與張

際亮湯鵬。葉名澧魯一同。吳昆田諸名士。為文字交。朝夕砥礪。雄視坵壇於斯。為盛。壬辰舉於鄉。癸巳考取國子監學正。丙申成進士。以主事用。籤分刑部。君念終鮮兄弟。不忍遠離父母。適海上多事。君奮然捐練水勇。下部議。叙以同知。用發往南河。君潔己愛人。臨事不苟。凡有關於國計民生者。靡不實事求是。尤嫻於水利軍政。指陳古今。洞察利害。督河使者恒倚重之。而人多忌之。吳太淑人患咳。君在工次。聞佗人嗽。則心悸。曰。父母愛子。無所不至。子侍父母。不能曲盡歡心。身入宦途。踈於定省。甚無謂也。於是決然求退。為終養計。遷居寶應之白田堡。賃園林。以娛二老。即所謂心嚮往齋也。栽花種竹。籠鳥養魚。凡親之所

喜者力必致之闕六年嚴親棄養哀號擗踊淚皆成血又恐傷
老母心則吞聲飲泣因而氣凝胸膈每一痛心手足厥冷汗下
如雨服闋後仍不出門戶日侍太淑人側太淑人喜聽稗官小
說每夕必說數冊俟太淑人倦而思睡乃止就寢甫退黎明即
至牀前問安有疾則衣不解帶食不甘味蓋數十年如一日也
宗人多貧者招與同居食指以百數十計有無賴者以巨石撞
釜立碎君聞之命易釜而不與較且戒家人曰是我之咎使汝
等不能速炊也又有戚盜賣田廬亦聽之交遊徧天下然諾必
信後不負人、有負君者君處之夷然或攘君之功以為己功
者又漠然弗顧也晚尤邃於理學當道延君主講鍾吾書院再
邵之母命往因不敢辭桃宿之士聞君將至舉欣欣然有喜色
不遠數百里懷贄爭先來謁也直粵寇披猖揚州不守寶應人
心皇皇君怒甚髮上指呼二子持刀械相隨往殺賊回首見太
淑人坐堂上不覺蹠而膝行至前嗚咽不能成語或勸之曰君
無城守責當辟地奉母以居遂買舟之江平莊身雖奉母心則
憂國仰天浩歎潸然涕下某大帥規復揚州素稔君忠義延之
入幕並疏請移孝作忠君固辭不出時太淑人病方愈責君曰
人生天地間國事重耶家事重耶幸毋以我為念汝不出是速
我病也君重違母命勉至軍中為陳方略終以母故旋告歸止
何太淑人病君遂不出閱二年太淑人下世君悲慟暈絕者屢

二矢車草
屢既一晝夜始得甦猶哽咽曰兒在此兒在此嗚呼可謂
純孝已養親事畢長白德興阿公招赴江浦大營奏司文案以
功賞戴花翎會我軍不利大江南北在戒嚴君竭力籌維
十晝夜不得眠食大營兵潰君衣冠手劍力斫十數賊家丁丁
福熊元徐林邵林佟二均挾刀矛左右衛賊知為官也白刃交
下君遂遇害時則咸豐八年八月二十二日也熊元丁福佟二
各被創死惟邵林受傷覓水得生徐林受三十七傷墮於深濠
閱十餘日遇救不死戈什哈黃玉目睹具述其狀云先是江蘇
巡撫吉勇烈公獎公之勞奏擢知府迨殉難事聞贈太僕
寺卿銜世襲雲騎尉兼廕一子入監讀書予賜祭葬入祀昭

忠祠公元配丁淑人繼配殷淑人子二長廣稷丁淑人出軍功
三品銜候補知府次廣牧側室劉氏出廕生以知縣用在山東
軍營積勞病故待卹女八人孫三人廣稷曰心嚮往齋詩古文
辭刊者廕十之一吾母殷淑人有繫窓詩草吾弟有先聖生平
年月考勿二三齋詩詞集均未刊也

方濬頤曰太守以謀養親改官於外嗣以親老棄官不出薄人
爵而尊天爵內行敦篤風雅絕倫由此閉門著述夫亦可以不
朽也乃致命遂志忠孝兩全在他人處此或且潛身遠遯以為
但治官書非有折衝禦侮之責即通權達變固無不可者而君
則以文臣參戎幕視死如歸鐵中錚名垂天壤予雖不及見

君得交君友述君大節亦不禁心嚮往之云

...

...

...

...

...

...

...

...

...

二知軒文鈔

定遠方濬頤子箴

徐氏孝女傳

女姓徐氏揚州人父某以鎔銀為業居通濟門內徐家巷徐故右族後式微至某遂淪於工女生六齡而父歿母守志撫女家壁立食貧茹苦女性明慧雖在孩提即能分母勞凡井臼烹飪鍼黹紡績之事母所拮据不遑者維女實左右之年及笄欲為議婚女聞憮然曰母之劬勞為兒也今十餘稔兒長母且就衰兒鮮兄弟又無姊妹兒適人誰為母也養者執不可揚州固東南大都會繁富甲佗郡婚嫁之家金玉錦綺充匱盈筭飲酒宴

樂爭相誇耀一時比閭族鄙媿戚鄰里長者少者齒相若者皆
各有所歸而女則視之泊如惟一意奉母朝夕相依為命既而
年益長孝聲益著問名者日益衆踵於門母衰且病因謂女曰
我之劬勞為兒也兒齒日增兒不嫁終為我憂我病日甚梵
母女孰則閔之與其母女相守以終盍若得佳壻就養之為善
乎女聞母言意不自安乃正容曰母愛兒可謂至已願兒亦計
之熟兒女也身無嗣續之繫行止可由兒志兒不樂有室家兒
志也母不病嫁且不可今病矣曷忍舍旃使兒舍母以去即當
盡婦道婦道主順為兒舅若夫者許兒迎養兒母幸甚脫不許
則將順之是兒不得與母俱也是母終不得有兒也兒賴母以

生母獨不能資兒以老子議聘者方在門聞女言咸太息以去
自是遂無敢復議者女因得奉母以終天年女今者年逾七十
丹徒陳子勤孝廉之友戴小農與女比鄰而居習聞其孝為子
勤述之子勤撰事畧以眎小農小農遣其家人往省女、方卧
病告之曰陳孝廉將乞某公為姑作傳女聞言目遂瞑兒如生
異香滿室時則光緒丙子五月二十六日也

方濬頤曰孤介之行堅忍之操士大夫往、難之彼絕裾而去
者心乎國家不知有母果得為名臣也耶區、一小女子幼而
失怙無教之者而乃守貞不字奉母以終人或且目之曰愚夫
非愚則烏乎能成其孝也子勤言女家貧甚無力請 旌願公

作文傳之予故亟著於篇以風世勵俗云

贈通奉大夫沈公家傳

公姓沈氏諱道寬字栗仲先世居浙之鄞縣高祖紹璣妣氏戴

曾祖鈞妣氏張皆有隱德考謙偕其兄素遷居順天大興遂占

籍焉謙公補學官弟子以騰錄議叙選江西大庾縣典史妣氏

張生公兄弟三人齒居仲幼讀書聰穎過人舉茂才試輒優等

食餼嘉慶九年應京兆試中式舉人時謙公棄養久家貧橐筆

作諸侯賓客始遊津沽繼而中州嶺南抵於山左當道皆爭相

延致聲稱藉甚如是者十餘稔二十五年始成進士以知縣用

分發湖南道光元年攝甯鄉二年攝道州均有政聲三年補鄧

縣五年茶陵鄧阜山蛟為民患公奉檄辦賑全活無算八年調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權茶陵州十年回任十一年充鄉試同考官是年江華徭人為亂鄴之龍榨徭生齒最繁他邑率由此遷徙古有四姓今則唯盤氏趙氏其分居於桂東南麻者悉聽龍榨徭指揮亡何民間訛言大府傳檄凡徭人勿論良歹盡殺無赦於是羣徭持械登山具饌糧與官兵敵時則權桂東令者為何彤文遣急足持書至鄴問公、答曰斯事易了也即夕命健役持諭帖往盤雲遠家雲遠者巨富為徭之頭人名曰徭管其人素恭順羣徭咸受約束公故招之赴中村已則馳往中村待其來徭山距城東南百里中村距山之南十里距城亦百里公弗徑至徭山者恐徭人不察誤以為官來討我也徭管至中村見公、遣其弟雲鳳

往諭南麻並達其狀於桂東雲遠曰峒中人衆勢洶、欲鬥雲遠力弱無以制之官為民之父母愛吾徭與赤子無異徭之服官非一日已官不鄙棄吾徭惠然命駕而往俾得望見顏色其誰不唯官之言是聽歟公曰吾即從汝入峒雲遠又曰官宿於峒以示不疑則羣徭無不罷兵者公曰可入洞羣徭環跽道左公諭之曰爾輩食毛踐土向化歸心已久 朝廷一視同仁撫之字之豈有不教而誅之理繼自今其各安本業勉為善良慎勿惑於浮言致罹法網羣徭聞公言泣數行下弭首帖耳投戈解甲無復有鬥者公宿於峒明發公歸雲遠曰官無憂脫有不靖唯徭管是鼻龍榨之徭一言定亂而南麻亦皆安堵矣十二

二知軒草
年調權耒陽是冬調補桃源十八年以事去官僑寓長沙與湘南人士訂文字交觴詠流連殆無虛日以宰官而作名士擅詩歌工書畫求者踵門不絕畫不冑輕作書則一鱣片楮人得之珍如拱璧云又善撫琴奕棋精於篆刻旁及星命之學靡不研究入微迨咸豐二年粵賊犯楚長沙戒嚴遂買舟東下僑寓揚州三年賊陷金陵復徙居泰州是年九月卒年八十有二公配劉夫人繼配高夫人子敦蘭道光丙午舉人考取內閣中書戶部郎中陝西道御史擢江蘇常鎮通海兵備道加布政使銜三代贈如敦蘭官

方濬頤曰彥徵觀譽與先兄奮青為同年生又與家弟子嚴先後同官內閣同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故與予交最久予心欽之今者持節來潤州湘之人居邗上者告予曰是為栗仲先生之公子嘖、道先生撫猺一事夫先生宦楚將及廿年其他善政不可枚舉而即此一端已足見其從容鎮定杜亂萌而安反側者造福為不小也彥徵秉先生之教於中外交涉事持正不阿商民翕服既刊先生遺墨上石並以詩集雜著付之手民嗚呼栗仲先生可謂有子也已

（Faint vertical text columns, likely bleed-through or secondary text,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ghosting. Visible characters include '馬氏烈婦傳', '金陵望族', '烈婦幼有宿慧', '長嫺詩禮', '同邑優廩', '馬矩馬生父', '某曩官通州', '廣文遂家', '為生弱冠', '即患痰喘', '之證烈婦來歸', '倡隨靜好', '朝夕侍夫', '疾躬親藥餌', '辛勤况瘁', '十數年如一日', '生則蹭蹬', '名場鬱不得志', '病益加劇', '同治癸酉秋', '以赴試殁於白門', '凶耗至通', '烈婦聞之', '豪無戚容', '揚操作如平時', '戚鄰之來唁者', '素稔烈婦明大義', '方訝其遭大故', '曷為從容若此', '曰是固可虞', '屬其家善防之', '是夜烈婦竟仰藥以死', '年三十七歲', '生一女殤無所嗣', '方濬頤曰', '族子書紳以烈婦事畧寄予', '惟烈婦平日之侍夫

馬氏烈婦傳

烈婦姓陶氏上元人世居杜圭村為金陵望族烈婦幼有宿慧
長嫺詩禮適同邑優廩生馬矩馬生父某曩官通州廣文遂家
為生弱冠即患痰喘之證烈婦來歸倡隨靜好朝夕侍夫疾躬
親藥餌辛勤况瘁十數年如一日生則蹭蹬名場鬱不得志
病益加劇同治癸酉秋以赴試殁於白門凶耗至通烈婦聞之
豪無戚容揚操作如平時戚鄰之來唁者素稔烈婦明大義
方訝其遭大故曷為從容若此曰是固可虞屬其家善防之是
夜烈婦竟仰藥以死年三十七歲生一女殤無所嗣
方濬頤曰族子書紳以烈婦事畧寄予惟烈婦平日之侍夫

疾操心慮患已有同穴之志故一旦聞變夷然不動聲色蓋恐以死告人必不聽其死也且既判一死又奚樂乎人之知之也顧獨恠夫彼蒼成婦之節而不使有後之一何憤也嗚呼

亡室周夫人事畧

亡室周夫人在予家廿餘年移其事親者事吾親克盡孝養之道深得堂上歡予成進士夫人奉尊章命率子女來京師持家勤儉俾無內顧之憂予喜交遊性又奢飲夫人每正色相規謂宜受之以節予甚德之迨己酉秋奉嚴諱歸里吾母楊太夫人時亦多病知予債負甚巨俟先大夫窀穸事畢趣之度嶺為屏當計予私念有夫人代奉晨昏而身累又不可不早為籌畫也庚戌三月遂貿然出門孰意是年之冬太夫人即棄養耶嗚呼痛哉幸夫人偕兩弟婦治內事吾兩弟治外事舍歛均得成禮辛亥予自嶺南返里門壬子奉楊太夫人匱安葬於萬善寺之

新阡遵遺命也癸丑服闋方擬入都而粵寇東下已陷金陵吾鄉土匪聞風四起道途多梗斯時毀家紓難生計益蹙夫人處之恬然迨避亂孔岡喧傳寇將至夫人亦漠然不為動乙卯春予偕九弟子聽北上夫人繼至篋中僅餘朱提三百耳先是予在京師旅費已不支夫人屢為稱貸於其姑母之家予自嶺外歸始寄償之及再至京師則空乏彌甚夫人為長女贅壻復為予置篋室謝姬一家團聚其樂方長乃長媳章淑人於丙辰春病歿夫人自撫耀孫使乳媪卧於牀前夫人曾三患乳癰以勞瘁太過遂成乳岩之證醫治罔效慘於丁巳八月二十九日棄世得年四十七歲厝於天仙菴次女贅孫者以療瘵殤亦同厝焉至同治戊辰予來揚州始遷其匱歸廬州厝西鄉之士樓莊嗚呼夫人生於閭閻之家而能孝敬無違食貧茹苦若此向之患難夫人與予共之今之安樂夫人遂不獲與予共之予之負夫人者多矣雖鸞章屢錫榮及泉臺長子得官幼孫拔萃篋室所出尚有二子二女孫媳已生曾孫女二天之待吾兩人不可謂不厚而夫人顧不及見之傷何如也今年擬延形家為夫人卜幽宮因先述其懿行以丐有道者誌墓之詞

亡姬謝淑人事畧

亡姬謝氏天津人咸豐丙辰予官京師姬以二月來歸時亡室周夫人為予物色篋室得姬甚喜姬年十六貌端麗而性極明慧歸予甫三日子以引見御史名列第二即蒙顯皇帝擢補山東道周夫人笑指姬曰汝福命佳入門即有好事也姬侍周夫人起居維謹與亡媳章淑人相款洽昔長女次女方在室姬均得其歡心章淑人即以是春病歿周夫人旋患乳岩至丁巳八月病劇泣告予曰謝姬年雖小甚知大體可為君內助宜善視之周夫人卒於二十九日姬哭泣盡哀持服如禮時長女已贅婿生外孫八叔父及叔母挈弟姓輩避亂間闖入都依予

而七弟濬復携媿屬亦踵至五弟濬師官內閣迎養三叔母至京邸與予居相近一門之內長幼無不愛姬者姬恪守禮法有大家風予性好結納長安舊雨飲酒賦詩無虛日歸或至三鼓姬挑燈坐待寒暑罔間予甚媿之孫燕昭甫四齡即喪祖母與母姬撫畜之無微不至次女患瘰癧甫贅壻遽於戊午七月病歿三年之中予叠遭變故生趣索然是年十二月姬生三女榴官予心為之稍慰己未秋姬有小產之厄十二月予蒙恩補授南韶連道庚申春為長男續娶王氏屏當一切賴姬之力居多閏三月盡室南下行抵邢臺姬方有娠因乘驛轎仆於地復至小產休息八日遂就道姬體素彊數月間兩患小產兼以長

途跋涉風入腠理病根即於是伏六月至湖南耒河以樂昌為賊所陷道梗折回衡州舍舟賃屋以居姬患嗽劇甚至七月予以憑限迫先行過郴州聞樂昌收復九月媿屬繼至韶州則姬病已愈是年冬六叔父及叔母全家度嶺次年六弟挈子女亦至未幾四叔母復自商城來骨肉數十口團聚官廨姬一一為之製衣裳備簪珥絕無吝色亦無倦容它人或以為糜費而予則甚喜其能匡予之不逮也辛酉夏予以微疴誤服補劑遂患痰厥昏迷者累日以為必死姬痛哭誓以身殉辛而得瘥迨是秋右臂生柳纏綿三閱月至冬始愈姬侍疾甚悴體遂多病同治壬戌九月予偶感寒患風疹久而不愈至十月初五日痰壅

如上年一晝夜不能安枕又以為必死呼家人告以身後之事
八叔父精岐黃術亦以為候屬危險時長男需次湖南遣人往
促之歸姬與長女私議去年之病曾服牛黃少許今何不仍投
以牛黃丸或可得生機遂以半丸進予服之氣愈上逆目瞪神
昏者又兩時許至日晡倦而思卧姬扶掖就枕酣睡至二鼓醒
而暴下所患若失癸亥春姬復有娠予心惴然嗣日服八叔父
安胎之劑獲無恙十一月十六日生次男臻廣先是庚申冬姬
為予納朱氏婢至是亦有娠甲子八月生四女予於六月涖鹽
運司任故以粵秀名之姬撫如已出阿秀生而多病乙丑十二
月殤姬哭之慟是年秋姬患嗽誤服辛散之品嘔血三夜醫數

月始痊丙寅春姬復有娠時八叔父以九弟濬益需次吳門將
往就養姬欲留行不果至九月姬復小產自是飲食頓減嗽疾
時發十一月朱姬生五女姬命名阿東愛之甚丁卯之夏嗽益
劇日見委頓今歲閏四月因外感風邪鬱熱於內遂成勞傷之
症日延數醫診視皆謂能治蓋以啖西瓜可止瀉飲冰而胃愈
強也惟梁醫崑山則謂過服寒涼必至無根之火上冲惜予不
能聽其言迨六月初二日卧牀不起投以清補之劑外熱退而
內熱終未減因再延梁醫診視謂非用葎不可因急購土木葎
日服一二錢佐以葎木斯時胃氣已敗唯飲米露代飯然神不
少衰自謂萬無生理絮、以兒女幼稚為念予多方寬慰之私

計十九日立秋能過此或可望痊至十八日果增劇十九日稍安二十日與予訣別謂君之待妾有過尋常不幸福薄遺小兒女累君何以為懷妾不能侍君百年實負罪於地下未卜再世尚能補報否予聞之淚下如雨二十一日戌刻以後痰厥者屢屢丑刻命婢媪扶掖端卧而逝傷哉予病媪能以藥生之媪病予反以藥誤之予之負疚多矣猶憶媪於每歲除夕必焚香默禱者終夜一日予問以何事媪愀然曰吾之所禱者蓋欲減十年壽與君耳予曰子太愚矣安見有能分壽與人者哉嗚呼媪侍我十三年竟舍我而去耶痛何如耶媪歿後劉媪告予曰朱媪曾三次割臂和藥而病竟莫瘳予聞之駭然驗之良然詢其

何時則去年十一月今年正月及閏四月二十三日也昔周夫人病劇時吾大女亦曾割臂盡孝今不圖復見之於朱媪能令我腸斷耶爰撰聯語挽之云人間到此九迴腸感頻年除夕告天求減筭以益衰齡竟爾秋風悲永訣地下可知三割臂念幾載相依為命願毀身以療沈痼斷無兒女泣單寒蓋紀實云更可異者姪女阿定願為媪服暮年之服而六七兩弟之子若女三人其父母皆命為媪持服六叔母問予合於禮否予曰聖人緣情制禮情之所感出於至誠雖過乎中聖人不禁是為亡於禮之禮也嗚呼媪之賢淑即此可徵已媪生於道光辛丑年六月二十二日寅時卒於同治戊辰年六月二十二日丑時得

年二十八歲以嫡子臻大候選道加鹽運司銜恭遇 覃恩賜
封淑人姬好文史從予讀唐詩數百首去年復讀毛詩及四子
書每日十餘頁因病劇中止予有詩癖遇得意之句向其吟哦
亦頗能解大義又好施與有需次微員因妻歿貧無以殮驚女
市棺姬急貲助之勸其勿鬻復以數百金施棺木其買魚鳥放
生以千萬計他如惜字紙散棉衣趨善事若鶩而竟不永其年
或者天留以報其子耶姬每以予年逾五旬故鄉兵燹家無一
椽曷不及早挂冠作買山計趁此精力未衰得以息影田園教
子課孫其樂不勝於應官聽鼓耶予心甚韙之而遷延未果今
年復屢向予問歸期且云遲則恐妾不能待噫今竟不及待矣

梅銷闕畔翦紙招魂北雁來時定須踐約魂兮有靈尚其鑒之

智明上人出家事略

逃儒入墨孟子非之若夫棄官為浮屠氏舍向之所學而遁跡空門自屏於四民之外有乖乎聖賢之道者則又何說曰是固限於遇迫於勢而有不得不爾者其志可哀其行又甚介吾不為僧故隱其名大父涓以孝廉官瑞州太守其父母隨之任所生子二人智明居長十九歲補學官弟子道先己酉登拔萃科咸豐元年向忠武公羅致幕下掌文書讞獄司軍犒兼筦石埭橋十九洞煤廠以資大營士卒炊爨所在有功奏獎以知縣用五年江蘇巡撫某公檄統帶廣東德復兩營勇七年隨四川總

督吳公振棫赴滇黔辦理教匪事務事平加同知銜 賞戴藍翎十年春回浙由川而陝而汴直粵賊披猖道途梗阻杭州失守全家三十餘口皆死於賊智明不得歸復侍吳公回陝陝西巡撫譚公廷襄稔其才留省需次同治元年權寶雞縣事回匪圍城則召勇數千人登陴固守與賊相持二十月之久大兵至圍解當是時大府將登薦牘願以所募勇糧為數至鉅主糧臺者駁斥之而寶雞紳民知其核實無浮冒咸為寃之典衣稱貸猶不足以償遂請急歸六年赴皖當事檄令浚宿州河嗣大府命司營務處文案十年又有甘涼之役光緒初元返浙屏當北上道揚州資斧告匱而所識者則返江右困逆旅不得行於今

年四月披緇為浮屠居文昌樓上予書予閱之為籌香火之需來謝予、詢其家世具述顛末如此年甫五十有一工書善畫予喟然曰不官而仍為士任庶傭書自食其力亦奚不可乃必為僧耶愀然答曰半生來功名富貴歟若幻泡蜃屬妻孥慘罹鋒鏑四大皆空子身為往唯公亮之子又曰其如先人無後何曰有弟在亂後續娶已生二子足繼宗祧故智明可以為僧嗚呼勝國之季遭逢陽九棄官為浮屠氏者比、然或終於僧或又不終於僧而其人則皆豪傑有道之士也今非其時智明即無家無官出其文藝尚可為溫飽計且令有人為援之以手亦安見冰雪之不轉為陽春也哉吾於是訝天之生材而故阨其

材弗竟所施者之為可恠也

蓋有為於世其才與德相稱者非其人則其才亦
 用之而無益也夫君子之於道也非其有以居之
 不為也君子之於用也非其有以處之不用也君子
 之於道也非其有以居之不用也君子之於用也非
 其有以處之不用也君子之於道也非其有以居之
 不用也君子之於用也非其有以處之不用也君子
 之於道也非其有以居之不用也君子之於用也非
 其有以處之不用也君子之於道也非其有以居之
 不用也君子之於用也非其有以處之不用也君子
 之於道也非其有以居之不用也君子之於用也非
 其有以處之不用也君子之於道也非其有以居之
 不用也君子之於用也非其有以處之不用也君子
 之於道也非其有以居之不用也君子之於用也非
 其有以處之不用也君子之於道也非其有以居之
 不用也君子之於用也非其有以處之不用也君子

